



鄭靜菴先生文集卷之八

姜處士傳

薊溪鄭日奎

次公甫

著

處士姓姜名辛太公望苗裔也望以佐武功封於

齊子孫遂散居諸郡或居高良或居西蜀惟居蜀

者得稱子牙從其朔也處士祖若父世尚隱德與

農圃家爲伍不樂仕進故無顯者周之季也處士

始出時魯人孔子大聖人也名聞諸侯所從遊者

盡列國賢士而獨深重處士每食必在座後孔子

文集

卷之八 傳

一

道旣不行聞韶於齊厄於陳蔡時諸膏梁子弟多  
散逸惟處士嘗侍左右不去以是名滿天下入爭  
延致之其所流寓多在邱園中澹烟吸露於世味  
泊如也根器深靜而風度則濯秀可愛好衣青羽  
衣每臨風嘯詠翩然秩然如神仙中人識者每望  
而得之然性剛介寡合耻以甘腴取容悅又口刺  
匕人是非不少假借入受之輒口螫或面發頰或  
涕淚交下汗浹背者亦不之顧旣而風味浹浴覺  
有通神明去邪穢力乃歎服然亦坐是見疎或有

大烹之享強邀致者輒恚曰吾奈何柔厥性而與肉食者狎乎惟攻長桑君術人以疾患來告則無不往既至爲決嫌疑定可治授以餌服之法苟得濟雖解衣刺血剔膚割股所不惜也其切於救人如此與西川椒氏小山桂氏諸子氣味雅相得嘗謂二子曰世之季矣習爲甘旨媚人寔投以酖毒耳尤可效乎吾儕其毋爲脂韋易吾素以是晚節皆益勵人或合稱之曰姜桂之性老而愈辣云處士既卒其族類蕃衍甚遂徧大江南北間然皆有

友集

卷之七

傳

二

處士風

伏靈傳

靈阻岷水公子也公多子然皆不甚顧恤聽其萎落晚乃得靈鍾愛甚護藏之易姓伏氏志隱也靈外貌黧朴乏華飾而堅白中存行無枝葉實具匡危濟弱才惟依公匿林谷中以塵土自污故世鮮知者軒帝旣靖蚩尤之難會天未厭亂赤城多事三彭諸國乘間率其屬相攻劫躡及內地六府爲之耗絳宮震動五官皆衡亂不治帝大懼師岐伯

上言謂非急起靈不可帝乃遣使者跡靈所在拔  
致之靈既至卽賜沐承筐以將帝前席勞問拜治  
中大夫兼靈臺都護使佐岐伯策兵食經理五內  
靈感恩遇爲捐軀廟頂以圖報稱遂平諸亂國以  
強固帝命伯高第羣臣功靈居第一載諸冊府將  
行賞靈固辭曰此師岐伯之謀二三子調劑之力  
也臣何功之有得賜骸骨退從赤松子遊足矣帝  
益嘉其退讓從之靈自是遂往來人間人皆重之  
然莫能竟其用也惟真人任子季獮服膺靈與之  
處凡十八年咀茹其道妙遂能辟穀輕身致玉女  
下侍從之仙去維靈力也靈千歲始有子各咸喜  
生有異光貌如蓮花力能辟五兵入火不熱蓋神  
仙者流也然踪跡秘於靈世莫之遇漢孝文時有  
伏生者靈裔也亦傳靈術故年九十餘聰明不衰  
猶口傳古尚書二十九篇於世久之以壽終靈至  
今猶存多隱市肆中人嘗見之

太史公曰吾嘗登岵岵嶽訪木公後裔故老爲言公  
寔得長生術故多歷年所歲寒不凋靈蓋克世其

家者云又曰昔倥傯氏嘗從公所棄諸子受服餌  
法以乃證仙餘者壽亦數百歲其才不在靈下而  
法不傳於今何耶或又曰靈久隱不出輒幻形示  
異冒姓虎名珀負黃中通理之質爲世所寶若是  
靈固多竒矣哉

百益君傳

君木氏子名密燕齊間人也世多以百益君稱之  
始祖嘗仕燧皇氏掌夏官火政有功世厥官支傳  
數葉生華七生君蓋至君而族屬蕃其矣自以爲

文集

卷之七

傳

四

一德一心不欲立異也雖子孫千億而同一名稱  
屬當茹毛飲血之代無有顯者逮成周禮樂興公  
且徵司饋食事其職爲遷人屬而幽俗亦以八月  
致之介眉壽焉自是累朝不廢代有傳人羊氏子  
亦君族也貌黥色而短小特爲聖門高弟曾皙所  
重毋食不忘歷秦而漢族一盛於五苑一盛於上  
林居五苑者嘗以丞相睢薦起任荒政歲賴以不  
饑居上林者爲武帝所最暱嘗匿其子第四十九  
人於帷中以杖擊殿前檻呼東方朔曰叱來叱來

誰知朕誰待乎朔應聲占得之上大悅事詳朔別傳其曰玉文氏房嚮氏鶴珠氏者皆神仙之流世罕遇之惟老子西遊省太真王母時玉文氏在座得一茹其風味漢元鼎元年帝起招仙閣徵集異人房嚮氏以應聘至既見帝淫侈好兵知非仙才也偕其族玉門生同隱去玉門生者先西王母遣以待帝者也而鶴珠氏亦僅以東晉初從閔闕真人一覲元帝而已爾後踪跡皆無聞君族屬雖蕃亦惟家燕齊間者爲海內所稱他若氏孺者氏枳

文集

卷之八 傳

五

棋氏楸棘者皆冒君名非其族也君生而姿貌奸中具赤心喜以利濟爲事與之居多所裨益此百益君之稱所由起或以君好衣緋也又呼爲百益紅君弗忤也嘗曰吾儕處世亦期有濟於物斯已耳以辛苦博名高不已甚乎故與人接不爲苦口言而風旨皆深厚可味咀嚙不厭人有召無問貴賤賢否皆往或敬老慈幼或療疾患或宴賓客俱祭祀指揮惟所命也以是功用滿天下至今農圃家及習岐軒術者猶誦之不衰

太史公曰百益君殆古仁人君子邪不然何利濟之多也世之以甘美悅人者鮮不爲害能無慙乎

九英傳

九英名華大庾君族子也其生也月在臘乃合以爲氏然喜服道家冠服與大庾氏稍異或又以黃梅氏華生而異香蒲室及長檀質黃衣姿服古淡耻以妍麗爲容悅故邊幅不修然蘊藉深遠吹氣如蘭雖處竹籬茅舍間而清芬遙播聞者醉心其出處一以大庾君爲則惟君亦嘗曰老夫當讓此

文集

卷之七

傳

六

子出一頭地當玄冥柄國時有滕六者輔以申韓術政尙嚴急草莽之士望風摧折唯華與大庾君正色不動力修芳潔大爲羣英吐氣六雅憚之明年春天子布陽和之德萬彙皆欣欣向榮華竟飄然隱去世以是益重之然五代前無有顯者至宋熙寧中學士王平甫一見稱異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流芳百世者必是人也因爲品題延譽由是名大起一時賢俊如蘇子瞻黃魯直陳無已晁無咎諸公皆忘分下交或聯席吟詠或賦詩投贈之

其傾慕也如此華爲人言笑指趣多含蓄不欲盡  
露或戲呼爲馨曰生弗忤也客有議華有芳韻而  
乏麗質者華曰聿不云乎明德惟馨不聞以色列  
好色不好德宜其皮相天下士也客大慙同時出  
者有露甲生廬山處士也好衣紫一自號蓬萊紫  
芳澤纖穠香幾與華埒然性驕忤好侵鏢同類同  
類多畏避之惟華意自若與結歲寒盟而不疑也  
然論者謂風格皆在大庾君下云

太史公曰自大庾君以高標清韻爲海內羣英冠

文集

卷之八 傳

七

者幾歷千年九英露甲固後起之秀也一旦乘時  
而出吐艷流芳歲寒同時幾欲參之而三非有大  
過乎人者而能若是乎然向使知己不遇亦終老  
巖壑與草木同朽耳嗚呼士之成大名顯當世者  
豈不以時哉

敬元傳

敬元字皎若西域古里國人也其先本石氏裔皆  
山澤癯無知名者元生有奇質中通外朗有鑒物  
才然抱璞韜光世莫能識國有良工獵於山一見

歎異與訂交延歸其家煅煉琢磨之遂成令器由是各顯當時宇氏之初立國也勵精圖治簡明斥幽六府肅清四大宇謚蘭臺分司御史者五官之長也職專監察任最重上難其選聞國人靈鑒賢擢任之鑒雅稱職研幾綜微靡不審覈已而上髦倦法紀漸弛鑒亦荒惑衡量事物多爽越不稱旨上召讓之鑒惶恐謝曰臣以庸材叨承恩遇敢忘報効有覘面目然臣自受事以來仰占俯察旁燭遐稽佐覽章疏檢校文字辨明而起丙夜不息積此勞瘁亦已有年加以五色雜組輝耀炫爛酬酢紛紜不可謝絕紛華外鑠精慮內損馴至昏昧罪寔當誅然臣年已耄智力漸衰而憂責深鉅不克勝任臣伏見西域處士敬元者形神清辨器識淵朗雖質非元穎而才類紫珍玉瑩冰輝力通幽隱若得徵至相助戮力左右以上廣繼離之照下弘羣倫之鑑非徒塞責裨益良多上納之乃勅虎膺將軍具安車厚幣往聘元元遂至上喜動眉宇舉手加額曰朕一見卿雙眸炯然起予多矣昔軒

轅四目六相克和虞帝重瞳百揆時敘鄉其輔朕  
追齊此烈身雖在外尙益乃心王室殫厥聰睿俾  
朕見所不見用副朕意元再拜頓首曰臣敢不竭  
徑寸之明以圖報稱拜蘭臺校書卽復勅中書省  
惟章奏文書諸重務乃付鑒啟元同檢閱餘事仍  
專屬鑒毋相闕白以示優異元既受命佐鑒與鑒  
雅相得每視事鑒必推元居前元亦自任無所隱  
雖在眉睫間必窮其思致遐搜幽討故微者著伏  
者見莫能遁者累進蘭臺長史尚書令封益明侯

文集

卷之八 傳

九

食邑二千戶久之絳宮給事中通命氏上疏曰臣  
聞帝王制治必有本圖本之未靖末於何有木必  
中蠹而後幹枯人必體疴而後疾作理有固然不  
可誣也属者蘭臺監察御史臣鑒以不職被責乃  
薦引處士相助爲理雖見微效效止此矣鑒之昏  
曠曾無救藥臣謂國法黜幽鑒可誅也而原其致  
此竊以三彭氏尤宜首戮臣謹案彭瑒彭質彭矯  
三子者本黎丘小人非我族類魑魅其行鬼蜮其  
心過沐恩私託處肺腑操弄國柄威福自擅淆亂

宮府凌制五官而珞好貨質好味矯好聲色一切  
授指於鑿俾相蒐采以饜其欲鑿爲親臣職司監  
察不行糾正反事迎合廢公營私假權劫衆或睚  
眦報怨或盼睐示惠順已者引進逆已者排斥勞  
擾中外惟欲是逞以至府藏虛耗蠹賊竊發血氣  
之屬靡不洵匕皆緣三彭氏與援於內黨護其惡  
故宸聰壅蔽無敢言者時事日壞竊所寒心臣惟  
陛下今日急務宜速正三彭氏之辜肆諸市朝以  
絕禍本下鑿廷尉付金匱氏雜治之治其蒙蔽之

罪予以自新之條庶國法以明人心知警然後清  
心寡慾息事寧神法黃帝清靜之治守大禹荒亾  
之誠則主極清明萬物作覩端本制末道不踰斯  
否則內患不除外患且至雖百敬元亦何濟哉臣  
職司出納爲王喉舌義同存亡情難緘默謹昧死  
以聞上覽奏大省悟卽日召六甲中尉庚申君入  
咨以三彭之惡語至夜半悉得寔大怒坐待旦收  
三彭氏族誅之并夷其黨鑿思詣闕伏斧自請下  
吏簿對上特原之詔諭內外凡三彭氏所行牝政

悉罷除之由是六府肅然莫不正已率屬務爲廉潔以供厥職上益修玄德崇尚清淨屏嗜欲之奉蠲遊畋之役嘉與海內休息未朞國大治時鑒以政事清簡蘭臺諸府務皆自總理之亦無廢而元多就闕乃歎曰日月出矣燭火不熄可乎遂上章乞罷報可詔以原官致政絡繹傳歸久之以壽終太史公曰殆矣哉宇氏之爲國也內荒矣求之外本撥矣責之末不亦謬乎向非通命氏一言相悟幾何不底於亡也敬元才具雖微薄然輔暗贊明粗亦有效至其用則行舍則藏殆卓然有古賢者風矣

張處士小傳

張雲鶚字次飛幼而岐嶷長通經史百家言工詩歌古文詞雅以文章氣節自命既補邑弟子員後有聲黌序間屢試不第人皆惜之勝國之社既屋遂棄巾衫弗事築室隱居於章源山中足跡不入城市者三十餘年惟與同里周鳳儀金谿孔大德臨川陳孝逸爲雲霞交以山水詩酒相娛樂軒冕

之士罕得晤焉所著詩文有腕草晚香諸集皆  
高古悲壯淋漓瀟志識者謂有謝臯羽楊鐵崖  
風致云

文集

人卷之八

傳

十二

風煙云

高古悲壯淋漓瀟志識者謂有謝臯羽楊鐵崖  
之士罕得晤焉所著詩文有腕草晚香諸集皆

贊

觀音像贊

既云是觀。應屬之色。既云是音。非聽安獲。曰觀世音。其義安存。稽首慈前。觀音無言。以色聲求。以觀聽辨。觀音在前。爾寔不見。

送子觀音贊

云胡觀音。顏曰送子。佛斷人欲。豈宜有此。抑大菩薩。即古聖賢。長養民物。理則有然。况彼西域。實生秀草。語赤脚仙。切勿妄笑。西域有七枝秀草為生聖人之徵載傳燈錄

文集

卷之八

贊

十三

折蘆達摩圖贊

西來設教。不立文字。矧弄伎倆。作傀儡戲。長江可渡。折葦何意。應與佛祖拈花同義。

呂祖像贊

輾轉麟余郡城溪南有呂祖像傳是其親臨鏡中音其善所得者與世俗粉本絕異今胡子此圖云是祖師近日屢從滇中現形示人因得寫而傳之與前本又異矣

昔亦一圖。今亦一圖。一純陽子。胡彼此殊。須知有

形皆屬幻妄。真純陽子。丹青莫狀。

猶此面目。猶此衣冠。君胡然而仙。余胡然而凡。邇思純陽之名。道蓋存乎寡欲。擬棲志於清虛。行與君分共逐。

關夫子像贊

一生猛烈。千古精忠。是真佛子。是大英雄。日月嘗明。霹靂忽墜。對之神悚。不敢思議。

范蠡歸湖圖

文集

卷之八 贊

十四

君者烏耶。安樂不可與俱耶。臣者狗耶。功成不能無咎耶。先生者鴻耶。冥亡於江湖之上。雖弋人之慕。其何從耶。

四皓應聘圖

高人之隱。非以釣名。苟出而有濟乎天下之大。又何必其守此硜也。况事關夫儲皇之廢立。其視諸他務。又孰重而孰輕。此所以于于然其來也。而孰曰子房之能用夫先生。

東方朔偷桃圖

瑤池之桃鬼神所司。君操何術竟三竊之。君既仙矣。仙亦行竊。宜今之盜名攘利者。而羣然稱之曰賢曰哲。

陳搏大睡圖贊

名利中人。舉世如寐。先生獨醒。曰先生睡。

又

他人睡時。多不肯睡。所以先生終日熟寐。非適邯鄲。非守槐南。栩栩然於無何有之鄉。

米南宮拜石圖

文集

卷之八 贊

十五

先生有膝。夫豈易屈。遇石而拜。此意誰識。惟石則樸。惟石則介。師乎友乎。敢不再拜。衆人曰顛。子瞻唯也。彼子瞻者。亦非知己。

赤壁遊圖董思白先生所作

坡公赤壁。以賦記遊。風流文采。輝映千秋。宗伯慕之。爰譜作畫。煙月水石。一往瀟灑。我一披對。悠然移情。如遊其地。如晤其人。其人其地。相得益美。坡公太後遊者誰子。

鄭鴻雪像贊

山曰鹿門。水曰漢水。固宜異人。後先蔚起。吁嗟鴻雪於古奚處。疑吏而仙。疑隱而仕。既疑酒民。又疑間詩史。惟其有之。或者曰似。舉似鴻雪。鴻雪無語。請視此中。見鴻雪子。有松蒼蒼。有石齒齒。兀坐其如是而已。

葛老人像贊

溫如者貌。淵如者神。世則今世人。則古人。蓋其福也。以慧而其壽也。以仁無懷氏之民與。葛天氏之民與。或當如陶令所云。

文集

卷之八

贊

十六

撫琴圖贊

長松之下。撫琴誰子。余諦聽之。胡然寂爾。琴非無絃。七亦就指。聽無於聲。誰悟其理。

羅約齋先生像贊

望之淵渟嶽峙。卽之霽月光風。爲道之貌。爲天之容。至其忠規孝節。文經武緯。固非丹青毫墨所得想像而通。天眷聖主。乃誕我公。遂應景運。屢命建牙開闔。以其自東。琴鶴脩七。裘帶雍雍。期月

而可聲績攸隆。後則武侯前則文翁。並之而三時。  
異道同行。作柱石於明堂。用溥霖雨於寰宇。未應  
獨私以蠶叢。載奉教言。載瞻色笑。應在綸扉之左。  
麟閣之中。

文集

卷之八

贊

十七



補遺之由

德以蠶叢。鍾奉慈言。輝觀色笑。應在綸扉之左。

異道同行。作柱石於明堂。用溥霖雨於寰宇。未應

獨私以蠶叢。載奉教言。載瞻色笑。應在綸扉之左。

重建龍山寺觀音堂募疏

龍山寺荆之古刹也鼎革時燬于兵僧寂聞力謀  
新之其前殿已落成矣復於殿後將建一堂以奉  
觀音大士計費用不資欲乞諸四方宰官居士其  
成厥果也而求余一言爲之疏嗟乎今日荆南亦  
多故矣寇震於隣師集於疆吏斯土者日悉索敝  
賦以從事猶不遑給夫以水旱之後繼之軍興糧  
饟飛輓所在繹騷荆民之弗克安其室者蓋比比  
而然僧於是乃欲爲募施計不亦左乎雖然天下

女集

卷之八

疏文說

十八

事亦患願力之未至耳誰有爲之而無成者哉顧  
長康一窮措大耳 注百萬祇畫維摩一軀卒踐  
其諾可謂今日遂無好事其人乎况大士以三十  
二應遍諸國士其靈異之蹟雖婦人孺子亦能言  
之使得顓恩慈前乞其鴻慈慧力佑我下民將化  
兵氛害氣之鄉爲和風惠日之地有裕如者誠如  
是也雖重繭百舍稽手補陀在有志之士當亦不  
辭况出其囊篋豆區之餘安坐而襄勝果又孰不

欣然從事者乎且人世之業鮮不起于慳者慳則

在己者靳不與人在人者利爲已有小之詎諱大  
之訟師漸積爲風俗而氣運亦從而應之故釋氏  
教人以施者破其慳也慳除則黑業除而諸佛可  
作太平可致若是乎施之時義大矣哉今使以一  
施倡衆施而獲休美駢臻歲豐兵偃是卽諸宰官  
居士之大有造於吾民也大士有靈實式憑之矣  
重修金華山寺募疏

蓋聞金剛不壞十方世界是全身玉鉢有緣七寶  
樓臺非幻境惟此處宜建梵刹故在昔瓶有道場

文集

卷之十

疏文說

十九

圓陀七祝萬釐福國孤迥七歷幾朝至今廼值亂  
離之餘遂罹頽蕩之厄妙莊嚴國慘澹無光竺凹  
凸花朱青落彩白雲茅舍恁些兒釋子家風翠竹  
黃花何處是西方境象益劫火洞然只得隨他去  
也而權教繁矣可遂任其毀乎雖云離一切相卽  
一切佛七固非相然我有四大心隨四大境七亦  
是心幸比邱肯發大願欲修理以復舊觀是報我  
佛深恩永福盛時純嘏第并能出木空聞黃蘗之  
奇而神請助工安得聚慧之幻功既難徼於帝釋

勢則必取之伽藍沙門二禪勸衆爲下等敢辭下  
等之勞世尊四梵修寺爲二福無怯二福之造曾  
聞謝尚捨宅竟脫異氣之危又見祇陀施園卒就  
布金之果倘能拽石搬土亦勝打鼓吹毛伏乞生  
真實心發歡喜念若善男若信女以逮宰官自般  
七發願各求利益福田或金銀或米穀迺至木石  
盡種種布施共成泥黎功德放得下處便是善緣  
拈將起來看就勝果古稱善捨卽是勢至誰云道  
成非由施錢從此衆教聿新龍華依舊三十二應

文集

卷之八

疏文說

二十一

遍國土悉庇慈雲億萬千年奉  
皇王常明慧日云爾

募修邑城西馬埠疏

望皇御宇良牧專城萬彙如陟春臺四方共遵王  
路豈應阻險近在周行茲有邑城西門外馬埠者  
一郡要衢兩都劇道乃歲年久而塗軌屢嚙於衝  
波豈陵谷遷而高下盡移其舊趾穰而往熙而來  
茂不亂流以濟深則厲淺則揭或虞滅頂爲災此  
誠吾黨所心愴幸有比丘爲首事欲資蓋渡良藉

鉢緣一目矢心百年留惠在昔國僑解勒尙傳遺  
愛之名亦越公序編橋卒就大魁之報利濟若此  
福德何如但使人無褰裳車不濡軌卽是繩開覺  
路筏度迷津僉謂如砥如矢之休孰吾君吾土之  
賜敢告長者其襄勝因

告過客文

沂署中代逸菴徐先生作

蓋聞顯父解車以贈友各紀周詩鄭莊置驛以延  
賓風高漢史稽古於今爲烈有志愧余未能某謬  
膺簡命忝縮邦符顧此都之鴻雁方哀有圖莫

文集

卷之八

疏文說

一一一

繪更比歲之凶荒屢告無策可援睠念民艱寔深  
予疚亦已蒞任期月誓不取民一錢冰蘖爲淪風  
雨不改雖無金可却楊伯起行是吾師惟有鶴相  
隨趙閱道心可告帝凡屬親故應共知聞顧地介  
衝途土客之車頻至而官任措大東道之主殊慙  
四壁蕭然一囊澁甚雅欲班荆而道舊實難乞醯  
以與鄰雖長者無過督之心而小子增隕越之懼  
荔圖空寫筆亦無靈縞紵欲貽策將安出敢陰規  
以王不留行惟翼仰乎君知故我伏願俯垂清鑑

曲諒愚衷布被脫粟以失賓歡知不學公孫之詐  
益凍甌塵而甘自苦尚垂憐范子之貧憑軾遙過  
請置此州於度外投桃望報恐嘆式微乎路申倘  
未見原不敢辭罪

余嘗謂醫

說人百病皆在醫中與之針藥皆謂醫也  
余嘗謂醫以藥治病猶之將以兵殺賊夫兵凶器  
也能殺賊亦能殃民師出以律否臧凶豈待其覆  
軍殺將時乎夫醫亦猶是也人之身譬則國也身  
之元氣則民也病則賊也而醫則將也藥物則士

文集

卷之八

疏文說

一一一

馬也炮製則訓練也黃農氏以來方脉本草諸書  
則古兵法也而其間症之淺深數之輕重候之緩  
急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者殆曼匕乎難其人  
已江陵劉叟工醫者近四十年其所治無弗起者  
余偶以家人有疾召至署中與之接談經書滯腹  
舉古今同異疑似之說皆能折衷剖晰之遷史謂  
醫之所病在道少以觀于叟不多乎哉雖然吾懼  
叟之易言之也易言醫必以醫敗猶之易言兵者  
必以兵敗趙括多讀父書且致長平之禍亦其類

已意叟之收効當不恃此爲邇其所得者則曰凡治病必先扶其元氣內固然後以漸除其邪氣故雖明知所病在是必不敢投劫劑以希速効故收功雖晚而道可十全嗟乎此則叟之所獨得者與今之醫者鮮克解此持未達之藥嘗不試之病而爭旦夕之功是猶討賊者不務恤民但窮極兵力惟敵是急耳且使邪氣未去元氣先傷卽幸而去之而元氣破壞不可卒復將究成一痿痺不可起之象天下事之如是者比比也可勝嘆哉然則明乎叟之說可以治國可以用兵詎獨擅能於一技已乎因書此爲贈正荆國大用兵時也

仙人城說

城非城也以城名以形名也易形乎爾山壁立不可階也且峰巒錯峙的的歷歷或樓櫓若或雉堞若也故曰城也系以仙何也以山中舊有異人遺蜕也蜕今亡矣各不易則傳之久也且志異也由是弋遊者南望天半見有奇峯縹緲或出或沒於烟雲間者里人輒樂得指之曰此仙人城也

鄭靜菴先生文集卷之九

薊溪鄭日奎次公甫著

與撫臺董公漕議書

諱國衛

恭惟老祖臺大人臺下昂文孕秀海壖儲精起三

韓魯黻之家望隆燕薊際一代風雲之會才並夔

龍羊莫盡其美

天蓋眷我中原而賚之良弼帝復念茲南服乃

授以雄藩一從節鉞下臨所在雁鴻安集布綱惟

肅風裁與廬嶽爭高敷政以寬愷澤偕蠡湖並潤

文集

卷之九

書啓札

二四

利輿而弊剔一十載羣膏郇侯之雨吏戢而民懷

七十城徧沐召伯之棠簡在一人行作明堂柱

石惠流四國詎止徧壤金湯斯卒土咸戴其休而

載筆莫盡其美者也某等幸托仁宇之下頰沐德

風之遺雖就日依雲羈一官而未逮然祝嵩歌壤

合千里而無違祇有感銘鐫之肝膈更何涓滴贊

厥高深廼茲者不揣唐突妄有指陳蓋非一人

之私言實爲舉國之公議則江右今日漕糧以屯

丁長運一事是也自衰明之積害未陰致興朝

之流弊滋甚况值亂離之後重以饑疫相仍僅有  
子遺但存皮骨以卑羸而膺重役瘡已更無肉補  
因困苦而肆叛連李且復代桃僵累軍不已而累  
民病官不已而病 國害孔弊竇百緒千端逃亡  
因之日多生靈因之日覺賈生不勝其痛鄭俠難  
盡其圖此固久在洞鑒之中矜憐之下者也是以  
邠體德意俯採輿情遠考舊章近參衆議敬具小  
揭于冑台嚴旣以老祖臺心存國計志切民艱自  
能取爲己任且以老祖臺力可回 天誠能格

文集

卷之九

書啓札

一五

主更欲舍此何求矧以 聖主當陽俊傑在位興  
利祛弊爲萬世一時者乎且老祖臺嘉績不章

宸衷久注或外而總制或內而三公欲借宏才匪

伊朝及倘一旦 璽書忽下卽萬姓攀卧無從將

失今日可爲之時而遺他時不盡之憾知老祖臺

仁心隱惻亦必有所未安也故合詞奉懇累牘陳

情非特計無復之抑亦勢難稍緩耳諸所欲言悉

詳揭內雖屬芻蕘之末議或爲賢哲所不遺伏乞

特垂采納更廣咨詢謀及士庶軍民參之監司府

縣縱有小異無碍大同與利必擇其最多去害  
必先其最甚賜以 題請見之施行本赤誠以圖  
功將何事之不立爲蒼生而籲命又何言之不從  
止此舉手之勞便布敷天之澤且不特斯民數十  
世無告之困一息而蘇卽 聖朝千萬年無 之  
政亦一 而立將功名載之竹帛福澤流於子孫  
爾公爾侯與 國同慶可操券而收 矣荒函奉  
瀆希宥不恭某等臨啟悚惶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恭 與韓糧道漕議書名庭芑七未進士由翰林

文集

卷之九

書啓札

一六

恭惟老祖臺大人臺下奎宿垂芒岱靈毓粹呈瑞  
質而鳳離丹穴聳高標而鸚翥青天溯忠獻徽音  
仍繼兩朝之寵紹昌黎絕學還起八代之衰玉署  
擄文燃藜於今未熄 彤庭啟事諫草何處不傳  
雖蹇輟侍從之班已早著旬宣之績 帝方軫我  
西江之困 天乃惠以東國之賢任蕭相於關中  
饒運用資邦計借寇君於河內撫綏寔慰輿情弟  
等祖道薊門昨年已快袞衣之覲關心梓里此日  
共欣章甫之歌仰藉有天歡呼無地茲乃不揣唐

矣更有請者卽做鄉漕運一事是也向于星軺榮  
發時曾具小揭奉覽又復面懇再四想沐留神計  
下車以來亦已洞澈其情形備詳其利弊而知弟  
等所言之非誣矣正月中幸蒙撫臺公祖軫念疲  
黎酌定良法援江南厥造之例具疏入告已奉  
旨勅下漕台公祖會議題覆此誠敝里軍民更生  
再造之會也弟等誼闕故里情難坐視故敢再致  
前揭干冒台嚴竊謂官造之說誠爲蘇漕第一善  
政第以官造歸之清江厥卽不若仍就本省地方

文集

卷之九

書啓札

二七

起厥承造做近日江寧衛龍江厥之例而以府佐  
監督料理良爲便易更推之于官運則亦有蘊浙  
白糧帑官押解之例可援也以老祖臺雅望宏才  
爲當事所敬信又事繫職掌豈憚手援伏乞垂念  
民瘼極力轉詳俾得委曲就緒以不負撫臺公祖  
題請之盛心是卽老祖臺之大有造于地方也拯  
斯民於冰火之中冀 國計於磐石之固功在

社稷德在蒼生卽敝里子遺無能圖報萬一而仁

心快舉在 天地鬼神亦必冥鑒而默佑之當貴

榮盛奕世無疆蓋不待禱祝而致者也肅此奉懇  
統乞鑒存弟等無任感激翹望之至

謝董撫臺書諱衛國

鳳歷更新龍沙增彩緬懷德祉與日俱崇但有瞻  
依可勝遙溯恭惟老祖臺大人臺下以當代霖楫  
之望寄南國屏翰之資膏雨十年已覩民康物阜  
甘棠百世難忘地厚天高何意昨年之季忽陳請  
退之章雖元公遜此碩膚將赤子遠其慈母驚惶  
無地扳卧何從幸蒙 聖天子夙念殘疆久勞弘

文集

卷之九

書啓札

一八

濟欲觀化成治浹復下 溫詔慰留既遂借寇之  
私豈特依劉之快方在歡呼踴躍更值雲章冉匕  
天來捧讀之餘欣慰交倍及覽大疏情文懇摯且  
邇見仁人君子留心邦計垂念民艱不以末議相  
遺立見嘉謨入告行使衛屯疲卒共霑浩蕩 皇  
恩凡屬有心皆當飲泣況在宇下其謳思感祝當  
復何如敬謝敬謝茲乃不揣唐突更有退者以大  
疏官造一事既下漕霞計以事關江省例應會稿  
具題伏惟盛德殊功既自老祖臺發之尤欲自老

祖臺取之則始終主持務期就緒是又某等稽首  
叩額所深期厚望于左右而無盡者也擬致厯書  
用申燕賀先此布悃統異亮存臨啟無任云云

與鄧衛玉書名媛

閱來論其論次僕文似多假借不敢當至謂僕以  
京華清暑日與諸名公卿負海內文章望者遊以  
故風氣日上似有所師承云云僕捧讀之餘不勝  
悚息以僕文爲佳固未也謂有師承則無之矣夫  
長安人物所萃鉅公名流多在焉則就正有道是

文集

卷之九

書啓札

二一九

其地又僕前官翰林文學臣也近雖改部郎部務  
亦甚簡與讀書論文事不妨是其時矣又僕嗜詩  
文嘗樂得從勝已者遊非專已自是者比是其人  
以是三者宜乎來論云云乃爾也抑知有大不然  
者乎僕負性素拙且介足下所知雅不樂遊尊顯  
者門或當遷除朝參後故例必往謁不獲已問道  
已經得其狀赧甚然不可免也姑造焉則必先賄  
關者爲婉詞求其通關者猶不遽達直曰屬方有  
公事君且去約以他日既不敢強復不敢違約如期

往或不值也矣則下馬拱立門外闈者將刺入良  
久始出報曰屬方倦少憩也或曰甫進餐或曰方  
與某客談未竟君姑俟乃引至別室中几席累不  
備苟然命坐良久口且燥腹且饑或疲欲就卧當  
此之時面目不可以告妻子每憤起欲棄去不顧  
度於理又不可勉俟之良久闈者趨前曰請見矣  
急從之入相見時尊顯者禮殊簡貴坐定慰勞外  
寥也數言都不及文章事然公卿大臣立功報主  
是其職也固不當仍話措大生計乃修已治人之

方經時濟物之道畧不一進教之豈我輩未可與  
言耶抑尊卑相見之禮自古而然耶茶罷三揖而  
別如是而已如是者一旦甚其可再乎夫今之負  
海內文章望者大半皆居尊顯據要路者也一旦  
以闈署郎官驟通其門而曰余以文字求教者也  
誰則信者且既無以厭闈者欲初至必姑辭之再  
則且箕踞以對三往鮮不笑且罵之矣此雖主人  
之必不然然謁者之難昔人已嘆之况我輩尙未  
得入其門登其堂奉其色笑又安測主人意指所

在哉僕性既拙且介不工爲伎一旦作此舉動足未進口未言面已發赤卽使請益有獲所得幾何所喪已大以是離羣索居不能坐進於此道也明矣且夫文章信有師承抑師又何嘗之有乎韓得於左柳得於國廬陵得於西漢眉山父子得於戰國策固未嘗親炙其人受其提命者也昔有問善盡馬者以何師答曰廐馬萬匹皆吾師也是真善得師者今名公鄉手筆固所景慕然得其詩若文讀而私淑之足矣無已更進而求之古亦當自得卽萬無所得亦可無所失也若如昌黎所云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而內以欺於心則豈君子所敢出哉足下深於古者也肯進而教之以匡所不能逮亟請得軌鞭以從

與陳元公書

前月於王君座中足下極稱錢牧齋先生明詩選一書爲千古定論所在掄揚不已其書僕未之見因不敢置辨惟唯也焉然嘗竊嘆明之亾也以朋黨以議論而其兆則先於文字中見之當時學士

家評論詩文護同伐異于所是引爲家派於所非  
若擊讐仇蓋門戶之立戈矛之爭釁已伏焉旣乃  
申于國家爲可憾也牧齋賢者乎正恐不免耳昨  
客某忽以是書相貽余本不欲觀以足下言故爲  
閉戶讀之凡五晝夜卒業焉乃竊笑固不出鄭子  
所料也其序文年月止載太歲名集則冠以明諸  
帝王次以元之遺民逸士而後始入明初諸將相  
寓意大約可見而於明季黨論則毅然自任爲鄉  
顧高趙諸公後一人而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其是

非余不敢論至其評論詩篇也必泛及其人品於  
所不悅則引繩批根吹求不遺餘力又雜引諸浮  
浪無稽之言爲之證佐嗟乎是不過以東林黨盛  
氣餘憤發洩於筆墨中耳豈論詩文也哉若如所  
云正恐陶謝李杜尙復不免況其下乎天地之大  
也山不以五嶽廢羣山水不以四瀆廢諸流草不  
以芝蘭廢蕭艾木不以松柏廢蒲柳鳥獸昆虫不  
以麟鳳龜龍廢一切飛走鱗介之屬也文章亦然  
六經之外且有諸子正史之外且有稗官詩三百

篇聖人所手定者變風變雅亦不遺焉以至楊墨  
佛老之書今猶與史並存此文之大也故古人於  
評論詩文之際於其意所不足者或微言諷之或  
直辭議之從未有引繩批根吹求不遺餘力直至  
如彈文如罵座者而有之自明之中葉可以觀世  
可以觀人矣然空同嘗詆長沙矣已而空同與信  
陽復交相詆然長沙之書不廢而何李之書亦並  
存也旋復有詆何李者矣弇州祖述空同羽翼濟  
南舉有明二百年來鉅公各流無不詆之雖劉誠

意宋文憲高季迪楊文貞王文成李長沙歸熙甫  
諸君子皆不免焉然諸君子之書不以之廢也旋  
且有詆弇州者矣公安景陵諸子且詆濟南與弇  
州矣然濟南弇州之書不廢也旋且有詆公安景  
陵者矣今牧齋則舉王李鍾譚諸子而並詆之吾  
未敢謂諸子之書遂因之廢也又能保他時無詆  
牧齋者乎昌黎起八代之衰廬陵振五季之弱其  
文具存讀其全集大半皆揚揄前人弘獎後學從  
未有舉古今文字引繩批根吹求不遺餘力如彈

文如罵座者也况諸子之書初非淫辭邪說有害於世道人心者比而其才情光氣又各自有其可傳者雖瑕疵不無何足深議乎若乃負一代作者之望年近耆耄猶以其著述開後學欺凌前輩之風長末流分立門戶之漸使亡國餘習猶見盛世深足惜焉至我輩評論詩文亦如其立身行止要當各有定見雖古哲遺言亦有不可相奪者况其他乎足下以爲何如

與陳元公第三書

文集

卷之九

書啓札

三四

昨奉書足下足下幸無誤認鄭子爲敢於詆前輩也此亦如涪翁所云論文正不當如是耳若乃詩文之傳否良未易言蘇端明方正學公文集雖以熙豐諸宰執之勢明文皇天子之權亦不能滅沒之而使之不傳况其下乎故使其不可傳雖力爲崇詡亦若有物焉隱爲敗之使其可傳雖力爲排擊亦若有物焉隱爲護之此非作者所得與亦并非後人所得與也而紛匕者何爲乎原牧齋論詩之意只是力揭李唐中晚一派及宋元人詩鼓

舞後學耳而牧齋所作詩文余嘗讀而愛之於所  
持論正有不甚相蒙者要之此書有爲言之明眼  
人自能識破英雄欺人文士彌甚其不足盡信大  
約如此足下然之否

與馮山次齋大師

靈蹟顯奇或疑其言

憶甲午之夏曾過訪寶山但以仙務倥傯僅得一  
瞻道範更未獲深領教言至今歉然柰塵緣難斷  
十餘年來流浪于名利婚宦場中遂嗜苦如飴正  
不知何日是回頭彼岸時也昨歲以請假歸思擬

文集

卷之九

書啓札

三十五

欲叩方丈前懇求元言妙義解脫此一切故屢向  
悟性禪兄言之托其口布此忱以初歸時百允雜  
乘未暇及專人修候也昨忽承清使遠臨頒示大  
教不勝忻荷想見吾師慈航普度不以疎遠見遺  
如此捧讀尊錄直如甘露醍醐清涼徹頂且言言  
斬盡葛藤獨標宗旨更無勦襲雷同之恨至于塵  
心卽佛心世法卽佛法真覺直切了當是真實地  
上做工夫却不要口頭機鋒徒增後覺疑障也某

三十年來日在煩惱諸境界內直是鳥巢禪師所

謂心火相攻識性不停者雖嘗究心宗乘探旨禪  
門而此中疑團終不能破及誦師語乃悟塵心佛  
心不是三心世法佛法原無兩法不覺豁然彷彿  
稍暇卽當躬叩寶刹更商此旨諒師不見拒也法  
使回肅此附謝臨馳可任瞻注

風企連風殊深饑渴曩者脩候實出素忱已擬早  
秋特叩禪關拜聆塵誨奈以塵事紛囒竟成羈絆  
轉眸秋杪而王程迫矣事不遂願奈何奈何日讀

文集

卷之九

書啓札

二六

尊錄倍切神馳雖躑躅名利場中嘗覺眼前電光  
耳畔師音相爲震懾若夙因不斷石鞏張弓駕箭  
三十年異日尚可作半個漢耳已於本月蠲吉戒  
行旅矣晤教之期尙期來歲秋冬之際敬此裁復  
外具四字扁額代儀一函聊表遠悃惟莞存不悉

答用湖總制蔡仁庵啟

譚毓榮

恭惟老先生臺下昂文孕秀海壖儲精超三韓甲  
第之家望隆燕翼際一代風雲之會才並夔龍玉  
尺冰壺典銓日共羨山公啟事輕裘緩帶荆益關

今瞻叔子風流清節與衡岷爭高吏戢蠹除者二  
十五郡惠澤偕漢江並濶塗誰巷祝者百萬億家  
伊陟象賢行復作商廷霖楫伯禽克世詎止是周  
室屏藩景仰既深瞻依何已某豫章鄙士冬署閩  
曹慙拙性冷踪姓氏未通於左右幸瞻雲就日班  
聯舊望乎光儀謬膺簡命以西來得掄才於文  
翁教育之後時倚井參而東望毋馳神於龍山旌  
節之間公事之經營告成私衷之嚮往彌功不謂  
瑤章先下一紙同十部之賢兼以鼎貺遠頌函函

文集

卷之九

書啓札

二七

儼白朋之重驚聞有命懼蹈不恭對銀鹿以拜嘉  
撫錦魚而增媿勞踪萬里擬將一識韓荆州平世  
三公行卽快瞻蔡子度荒函先此報謝鄙悃容至  
趨陳某臨啟可勝悚切瞻馳之至

答袁孟巖

謹儼

讀足下詩殊快服其序卽無尊諭容能已乎今文  
幸稿脫矣然竊謂此佛菩薩肉髻也祇當以華縵  
瓔珞施若之何以鳥雀溷不虞穢佛頭乎或曰文  
雖不工以當釋氏所謂心施也可遂附來手上

與胡若愚

別來遂一年矣戎事講張遂阻佳晤遽使數十里之隔竟如東海南海馬牛風不相及也回憶芝宇塵談祇如雲中阿閃國一見不復再見更如觀海市後追想其妙皆在緲縵有無迷離斷續間不全記憶之矣今山中捷音已至戎馬計日可旋奈僕仄期已迫約計風高木落雁唳江寒是僕將鼓棹時也可得來江干一執手否

示三弟

文集

卷之九

書啓札

三八

前過龍灣時值風波浩洶帆檣遽倒合舟盡無人色幸獲平濟今猶魂驚也弟念之否雖然江湖中之風波可見平陸上之風波難防飲食笑語間而颶風惡浪與蛟龍之患伏焉可不慎與惟能於方寸中不自起風波斯履險如夷矣

人謂治生事最妨讀書事故讀書人不可理家若然則讀書人必皆不喫飯不着衣屏棄妻子而後可不然此中豈復有各士乎余謂讀書只是要心

無所累耳理家治生事雖煩瑣猥雜但當隨分因  
順事至則應事過則已不以一毫留滯胸中又豈  
與讀書妨邪若此心不能空空洞洞則章句文義  
亦足爲害其妨讀書事者卽在書之中矣況其他  
乎昔之人有不離酒肉妻子而能證仙成佛者是  
其一証

示弟姪

工織錦者必先多蓄絲以備擇用若無絲矣雖絕  
世良工亦無所施其巧夫作文織錦也讀書則多  
蓄絲以備擇用之謂也

文集

卷之九

書啓札

三九

又

爲蠶養桑非爲桑也以桑飯蠶非謂蠶也逮蠶吐  
繭而絲成不特無桑蠶亦亡矣取其精去其粗取  
其神去其形所謂羅萬卷于胸中而不留一字者  
乎

勉稚子闡慶

讀書有漸作文無漸讀書着得力作文着不得力  
讀書有苦無樂然樂在其中矣作文有樂無苦然

皆在其中矣

又其誦讀墨子又覺百遍十百言亦其

讀書如練兵作文如用兵練兵者必其平時教訓  
精紀律嚴士知將意將識士心已具心腹手足之  
用一遇敵則進退攻擊惟所指揮雖在倉卒亦不  
可敗

林亦與諸弟姪

無異其論有無而其文亦甚

古大將之才類出天授然其臨敵制勝也要皆先  
識兵勢虛實而以避實擊虛爲百戰百勝之法文

文集

卷之九

書啓札

四十

士家作文亦何獨不然蓋意乘間則巧筆翻空則  
奇局逆振則險詞旁搜曲引則暢雖古今名作如  
林亦斷無攻堅撫寔硬鋪直寫而其文得佳者故  
一題到手必靜相其神理所起止繇實字勘到虛  
字更繇有字句處勘到無字句處既入其中復周  
索之上下四旁焉而題無餘蘊矣及其取於心而  
注于手也務於他人所數十百言未盡者予以數  
言了之及其幅窮墨止反覺有數十百言在其筆  
下又於他人所數言可了者予更以數十百言辨

蕩搖曳而出之及其幅窮墨止反覺紙上不多一  
字如是又何慮文之不理明辭達神完氣足也哉  
此則所謂避實擊虛之法也大將得之以用兵文  
人得之以作文縱橫天下有餘力焉

文集

卷之九

書啓札

四一



太僕文... 文蘇... 天... 林... 錦... 世...  
... 延... 所... 浮... 隨... 鞞... 實... 幾... 諷... 之... 赴... 亦... 大... 津... 陰... 文... 迅... 俱... 山... 文...  
... 字... 暖... 甚... 又... 沉... 凝... 莫... 之... 不... 懸... 閒... 靜... 鼓... 帆... 宗... 派... 故... 此... 楚...  
... 蘇... 氏... 與... 山... 且... 女... 及... 其... 冊... 畫... 畫... 正... 其... 景... 絲... 世... 不... 全... 一...

鄭靜菴先生文集卷之十

祭王鶴山先生文

諱益朋

蕪溪鄭日奎次公甫著

嗚呼先生而竟逝也耶以先生懿行亮節弘才淵  
識迺表見當世者亦僅如是而止耶天乎果不可  
測耶仁者亦不必壽耶抑所以壽先生者當有在  
而不存是區區聞耶淑人君子胡不萬年天乎何  
遽奪吾先生之速也先生了酉典試江右披文選  
質如見其人脫越驪黃鑒衡無爽雖遭擯落者亦

文集

卷之十

祭文

四二

廢然相服而無異詞況小子某等幸受知於先生  
者乎先生每接待諸子動以古道相勗聖賢相期  
提命愍七言猶在耳也顧十數年來二三子遠近  
離合心密跡踈所幸先生神齒未衰天休正茂奉  
令受教後期方長而不謂遽棄不肖等而逝也嗚  
呼痛哉蘭陵有云弟子通利則思其師夫通猶思  
之矧奎等又非僅知遇之感乎且先生生浙中各  
族萃湖山江海之奇鍾爲國華天資忠孝器識過  
人浚於取榮勇於赴義其素所蓄積然也及發爲

文章一本至性風迅雲駛睥睨古人卽成進士時  
廷對一篇忠誠炳烺亦畧見其生平矣暨由中秘  
改司諫垣鳳鳴鷹逐覲消辟易聲施固赫然也然  
先生所言必持大體其抗疏請劍無所顧忌者乃  
在悍帥巨憲數人耳宵焮雖熾執義不回卒之  
朝廷彰瘡罰之威而天下蒙剗鋤之澤以視夫糾  
拾猥瑣苛舉或吹者其度越爲何如耶嗚乎使先  
生得早秉樞要則芟蕭艾植椒蘭以上佐

聖天子維新或治豈多讓古大臣風烈哉廼旣緣

文集

卷之十

祭文

四三

太翁憂去官棲遲林下者十年矣僅以同鄉起用  
不竟厥才會幾何時兩楹告夢嗚乎痛哉此率等  
既哭其私又爲邦國慟人之云亡也夫生死夢覺  
逆者等觀況先生玉樹盈庭英英競秀雖神化窈  
冥俱可無憾獨是不肖等生無以爲効死無以爲  
喪和公之衣未受而陸氏之庄幾荒涕灑拊膺于  
何自慰乎意者如唐子西之淬厲鋒鏑使人知爲  
出任公之門者是卽所以報任公也嗚呼尙饗

祭于山白先生文諱鵬翰

嗚乎感莫深於知遇而知過於遇則感益深矣痛  
莫切於存歿而歿思其存則痛益切矣其不肖出  
先生門遇不勝於知而哭先生不僅以遇也先生  
績于官存者著矣哭先生數其存而益愴於歿也  
酉之役先生以峽令分闈遼士得七八某忝竊冠  
一房先生意未嫌也憶先生上余牘必元鄭子而  
後已爭之力越日又爭之僅得先六人沮之者其  
庸孟莪非墨裁失之奇逞耳逮不肖謁先生於峽  
城先生喜過於得牘時曰信矣其覆纈袍者也當

文集

卷之十

祭文

四四

是時同門生俱待先生而南陵合姚子者齒冠一  
榜或喟先生先生信之曰是必售也既而余偕姚  
子成己亥進士余復濫竿館選讀書中秘一如先  
生言嗟乎以適然之遇惟先生操感應之先七人  
者皆魁然各彥也而獨券不肖以所至嗟乎余亦  
有心能不悲哉自酉秋至今先生授書勸勉者不  
一尺緘寸簡瑩瑩然照篋笥間每一拱對如聞提  
命焉嗚乎先生徃矣豐池張雷之遭河汾董薛之  
賞而不肖者所謂遇不勝於知也先生家本于門

蟬冕笏床不勝記述憶在峽署日鶴靜化眠蕭然  
堵壁先生色愈怡峽上連虔粵大師晝馳凡屣履  
牲餼之供不以時取具先生應之無遽容兵不譁  
民不擾斯亦理劇經遠之大畧矣逮先生以太翁  
計去峽之民知先生之不可留也踊於市鐫銘記  
頌一日而遍鳴乎譜先生於古循良不一二也不  
肖曩侍先生於峽親炙先生之治值祝轅方亟先  
生方扱衽厭冠不數日遂別去何意竟成永訣也  
痛哉先生爲子孝爲臣忠戚太父也如不欲生然

文集

卷之十

祭文

四五

父衆父也如見其所欲然獨未肯俯仰太吏以取  
尊寵卒以十年在民之逋餉用報罷峽之民聚而  
請於幕府曰我不忍負我良令各醮貲以完上先  
生將見徵而先生逝矣余不肖既哭其私又爲邦  
哭人之云亡所謂數其存而益愴于卒也先生懿  
行亮節聲施不絕獨惜以裁割天下之才囿於一  
邑以藻鑑羣倫之識僅緒於七人卽長世兄潛淵  
方躍次世兄以高第官廷堅且友毗一人蘭苗其  
芽者芬芳未艾先生俱無可以無憾獨不肖一官

輦下生既無以爲效死又無以爲喪僅得走一介  
之使代叩素旒前致此哀悃其何以酬先生也嗚  
呼靈爽不遠先生其詔余哉尙饗詔和詠後伏  
帝祭侍御君實兄文詳名北直漳晉人哭暨卷六  
嗚呼惟兄之生生有關係哭兄之死語何容易兄  
誕華胄秀靈所萃孝友恭謹天懷純粹立身制行  
三古是冀况負殊才超倫絕類先武先文挾有神  
契胸如倚珠目如流華光力所收技能畢會年甫  
十七合聞孔肆簡侍親藩助高護衛八閩之役

文集

卷之十

祭文

四六

王師選銳兄首仁之氣如虹曳橫弓躍馬所當必  
蹶遂剪鯨鯢以一候尉繼平齊寇芟除凶僞海岱  
澄清功莫與二載之旂裳聖眷攸涇改官栢臺  
試以吏事自膺簡命風行雷厲啟事頗聞釐奸  
剔弊爾軍爾民咸載威惠邦之司直於古無媿  
帝方嚮用進秩鄉寺將竟厥施而縶而契理券大  
椿八千爲記胡未四十溘然先逝嗚呼福劣於德  
數短於智斯人如斯蒼七何昧九屬有心誰不悲  
涕况某等系本一支居分異地長安傾蓋誰若同

氣情深盜入古道交致以此相扶名業各勵何期  
吾兄竟我遐棄陳詞興哀風魄雨洒天涯友于情  
于何旣嗚呼尚饗鸞翫天賦長翔冀啟靈鑿

祭文

名作龍南昌人

靈園營葬於此

嗚乎天寶國華人杳道極寶喪華銷杓移極折哀  
公負才良不世出大別聳竒漢川漾碧秀靈所萃  
百夫之特資性淵朗天懷藹吉南金竹箭合聞早  
溢亦越明季正學充塞亂文如沸雲蒸波激六朝  
浮艷五季怪僻沿及盛時莫之或革天啟文運公

文集

卷之十

祭文

四七

曰余責憲章六經網羅羣籍周情孔思非聖弗述  
性情悟詣才鋒學力畢入文中以尊其格臺閣爲  
體圭璋爲質旣弘而肆亦典以則大雅旣作覲消  
辟易王風蔓草藉公開闢唐韓宋歐功與古匹迺  
蜚英聲乃翔茂實名冠辟雍早歲通籍遂臚一甲  
多士九式帝曰咨汝鴻文經國簪筆待從惟汝是  
職翰染鳳池麻宜鸞掖天祿光騰蓮炬寵錫藻黼  
大平厥聲有奕衡文于越視學京邑排沙揀金校

讐精晰玉筍聯班羽儀天室惟

國之休惟公之識載典成均直溫寬粟譽髦斯士  
有馮有翼菁莪雲漢視今猶昔寵繼兩朝光掄九  
域恩眷渥加公愈謙抑紳笏雍容德音有秩雅致  
高量照人顏色九齡風度公孫經術我思古人其  
儀不忒

帝方響用進參密勿將竟厥施而禹而稷理券大  
椿天壽平格羣望期頤云胡不弔玉樓之召無乃  
慳惚

文集

卷之十

祭文

四八

公之死豈惟公惜人之云亡邦國之戚況余桑梓  
夙覲埏埴一朝千古倍深恫感絮酒陳詞以寫寤  
擗公賓於天在帝左右玉帶球馬雲車倏忽俯鑒  
微誠永言無射尚饗

公之

公之

公之

漕議  
為  
敬陳漕政利弊亟請酌議變通以全古今

國計以藉民困事竊惟  
興朝定制首重邦賦而漕運一事尤天下之大命  
所係焉所宜斟酌古今損益盡善以革累世之積  
弊而立  
昔代之良法未可苟也

國家受命以來百度維新而漕法獨沿明季秕政

文集 卷之十 漕揭 九

以屯丁長運因襲不改以致流弊日深而貽害日  
甚公與私交受其累而軍與民同極於疲語曰害  
不百不去利不百不興今日之害不啻百矣反而  
更張之其利亦不啻百也窮則變變則通莫有甚  
於此時者矣愚江西人也請即以江省漕政言之  
即未周知他省抑凡有漕之地皆可類推也則請  
得先陳地方之困次議救正之方援據古今詳校  
利害以仰顛

當道仁人君子忠國愛民者特賜省覽焉謹按今

之運丁卽前朝之軍前朝之軍亦如今日之兵也始以有罪遣戍繼卽著籍防守原有月給軍需出自各縣倉庫非爲漕運設也後因承平日久息兵墾田遂每軍撥給荒田若干合輸籽粒若干因于月糧內扣算籽粒然每軍猶歲給月糧三石六斗恩甚渥也既不荷戈未免坐食廼擇有力者編爲運軍彙令轉輸稍寬民力亦一時權宜之計不謂行之既久遂執爲定例竟勒之長運矣并坐之造船矣始於成化年間沿及明季弊已難言然於時

物力全盛戶口殷繁勉強支吾猶可畢事而亦漸就敝壞矣况今時移世異絕非曩時之比乎又國朝來軍名悉裁月餉盡革止因屯田一欸無所歸附因各屯丁實則田歸有司官收籽粒矣是均之民也而獨名爲軍於是完納丁糧既當一民差而僉領漕運又當一軍差抑何辜而獨膺此重役乎試爲之備陳其苦查明時舊冊凡衛所額船一隻每船運丁或二十餘名或三十餘名合力朋造今則兵荒之後或絕或逃雖有子遺僅存皮骨而

額船必如數也。或僅數人同造矣。或止一家獨造矣。一也。明時造船料價雖少。賠墊無多。今則物料工值數倍。往時領二百八十兩。剝削之銀。造六七百金之艘。難可知矣。二也。造船料價定以數次給發。若使早行全給。則有備在先。百事便益。臨期猝辦。其費必多。必待揭債賠造。然後找給。及給發時。自上而下。層次尅減。比付運丁。寸不得三。甚且懸扣抵欠分文。不獲矣。三也。每舊船回次。小修費數十金。大修費數百餘金。而三修錢糧。止三兩五錢。

文集

卷之十

漕揭

五十一

耳。又屯田歸官。而積租幫貼。舊例已廢。換蓬換桅。費輒不貲。四也。明時之運甲乙兩班。五年起運。五年歇息。今既戶絕丁稀。無從更替。年年在運。歲歲比欠。五也。且也。萬里往返。費必加倍。窮年跋蹠。日不暇給。賣產則軍產也。誰敢買者。鬻妻則軍妻也。誰敢娶者。親友畏避。稱貸無門。六也。迺此外。蠹害又不。一而足。則有衛弁矣。復有衛弁之衙役也。有軍廳矣。復有軍廳之衙役也。有糧道矣。復有糧道之衙役也。由江而淮。則有總漕。由河而倉。則有監。

督所歷非一地所制非一人於是起批領造有費  
給價僱工有費驗船受兌開運出湖有費過淮打  
聞抵埧起米入厰會賑完糧短欠有費常例陋規  
千端百緒指不勝屈筆不勝書真有大可痛哭流  
涕者雖有五三副米然京糧二五起耗通糧一七  
起耗經年之米颺晒消折所餘幾何卽月糧四十  
八兩行糧一十八兩僅足供頭舵水手僱募之資  
耳運丁無與也尖耗使用雖有恩典亦徧了本項  
而已若黃河僱緯北河剝淺費又安出乎定例每

船許帶土宜六十石矣江西地貧瘠無他貴產况  
在僉造領運追比積欠之餘豈有暇力措辦及此  
耶夫當三空四盡之時而以至艱極鉅之任責之  
伶仃無告之窮民既無絲毫之利復有多端之害  
又安得不生其不肖之心而成無其賴之計也哉  
於是非無其不無其不無其不無其不無其不無  
功令也不暇遵矣非無親友也不能顧矣行則盜  
官糧居則害隣里或扯幫貼或告變產或以冊言  
久絕之軍倏指一人爲親支或以同姓異宗之人

忽扳一家爲共籍誑訟院司纏擾府縣官府有不  
辨其寃而誤坐者亦有明知其詐而無可如何者  
或以丁無窮欠多無從監追竟斷之以賠糧矣或  
以有漕無丁可僉補竟斷之以頂運矣平民徼此  
如遭湯火百計賄求千方營解名或未除家已立  
破不堪苦累亦惟有逃亡一法無軍漸且無民無  
民因而無賦長此不返爲患非輕豈獨誤漕而已  
哉夫

神京重地歲仰給於東南數百萬之轉輸此其關

係爲何如廼不爲經久良圖仍沿亾國秕政以屯  
丁長運流弊至此當是時也猶可不亟七乎思所  
以變計也哉愚謹以千慮之一得條爲萬全之長  
算則有三策在因敢一七具詳之一曰改民造爲  
官造夫曰民造非其自能工匠之事也依然僱募  
耳其竹木料值灰鐵油蔴非取諸宮中而用之也  
依然採買耳然使民爲之卽以厲民料價大半扣  
除需索復多各色其弊叢生約畧如前所云矣今  
惟倣清江廠制於省會市鎮之地起立船廠該省

責命地方官領之盡去屯丁之名編歸民籍而成  
造漕艘一事悉歸之於官蓋官任造則勒索無所  
用官領價則扣剋不得行官募匠作則呼應捷官  
辦物料則羅致易官督工程則不煩催呼而告成  
速不俟查驗而制造堅誠如是也將費省而用博  
事半而功倍較之民造其難易不大相懸絕也哉  
查本年四月內總漕帥有題明事一疏內稱江  
寧衛三十二幫歲應造船一百二十餘隻議歸江  
寧龍江廠地方成造責令該省衙門官員管理則  
奉 諭 旨 欽 此

文集

卷之十

漕指

五四

木值油麻採辦更易等因已經工部如議題覆業  
俞旨豈是法也可行之淮安可行之江寧獨不可  
行之他省乎然淮廠雖屬官造仍以運丁領其事  
害固稍減弊亦滋多蓋不如盡歸之官之爲善也  
此變通以濟漕政之一法也一日改民運爲官運  
蓋從來漕事之壞卽由於以屯丁領運也積困疲  
丁自領造以來百孔千瘡無肉剜補一登糧艘便  
欲居奇苟便目前遲恤後患況內旣卮漏於各衛

弁外又蠶食於各衙門。侵盜逋欠。端由於此。夫屯丁則猶是民也。操駕舟楫。占候風水。非所諳也。頭舵水手。皆藉官錢召募耳。名以之管運。實以之蠹漕。不亦惑乎。今旣以官造。卽仍當以官運之。惟每船一隻。特募一船戶。擇有家口可保任者付之。使之居則守厥看工。行則管船。趨路若募倩舟師。若修補濕漏。皆官給以錢。俾爲之計。而一應漕事。不使與焉。至於公費銀錢。可不更煩區畫。查白糧民船官運。而船戶受腳價者也。淮糧官船民運。而水

手受身錢者也。今權於二者之間。而校其地之遠近。時之久暫。卽於所裁屯丁名下之行月二糧酌與之。且供應原有正副耗米書役各支本項工食。止一轉移間耳。且官旣領運。則誰不自愛功名。克勤職守。必將視漕務如家事。護漕糧如已物。中途可無遲延之弊。艚口可無夾帶之弊。水次經由。可無花費之弊。倉塲交納。可無使費之弊。較之民運。其得失。不大相懸絕也哉。查明季民解白糧。屢致拖欠。今改用縣丞押解。欠缺遂少。此又已效之彰。

影者也。且誠以官運亦卽可做白糧之例。僱募民船給以價值則亦足以佐官造之窮也。此又變通以濟漕政之一法也。一曰改長運爲轉運。攷漕運事始於秦。詳于漢。然於時轉輸之粟止山東河北而已。未嘗遠及江淮也。唐都關中。以地狹費繁。于是歲漕東南之粟以給京師。永徽以後漸致增多。江淮漕運於斯稱劇。顧始終三百年間。治漕稱善者前惟裴耀卿。後惟劉晏。然晏實祖述耀卿而增美者也。開元中以耀卿言於河口鞏縣置倉使江

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大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於時稱便。及代宗朝。晏任漕事。亦於江汴河渭各隨便宜。緣水置倉。轉相授受。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大倉。歲轉粟百十萬石。國用以足。天子嘉之。是唐之漕政以轉運爲便也。宋都汴梁。有四水以通漕運。而當時所最重者

惟汴河而江淮而浙荆湖六路歲運凡四百萬石於真揚楚泗州各置轉般倉受納所輸更用運河船載之入汴以達京師當時便之是亦轉運法也崇寧初始用曾孝廣言六路上供斛斗並依東南雜運直至京師號直達綱行之未久橫費百出公私騷擾漕法由是大壞後譚稹向子譚蕭序辰皆言轉般之法不可不復直達道里既遠情弊尤多云云由此觀之是宋之漕政亦以轉運爲便也明之漕運法凡五變始用海運既而海陸兼運永樂

十三年會通河成始令各直省秋糧以民運至淮徐臨德四倉交收仍令淺河船以軍從各倉支領接運入於京通二倉各爲支運至末年始令民運赴淮安瓜洲補給腳價兌與軍船領運各爲兌運其四倉仍十之三匹後兌運漸增又令軍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民加與過江水脚視遠近爲差成化年中改四倉米七十萬石令各軍徑赴水次領兌各爲改兌而長運自此始矣向者轉輸今也直達於是軍無餘力糧多缺額沿及嘉隆之際漕事

漸啟議者嘗欲復支運之法而卒不及行至啟禎時已不勝其患矣合觀有明二百七十年間而知明之漕政亦以轉運爲便也然則旗丁長運廼有明衰季糶政其不足爲法也明矣

聖代鼎興正宜釐革豈可因襲不改重受其困乎今惟倣唐宋明盛時之法斟酌損益以求至當則無有過於罷長運行轉運之一策者查

本朝漕額計四百萬石除各省本色軍需蠲荒改折等項又山東河南及江南之徐州額運原不過

淮竟解抵通外若江南江西浙江湖廣等省過淮糧近三百萬石所宜亟爲之計者也今惟酌其地方遠近途次適中之處仍於淮安濟甯德州二處分建倉廩轉貯遞運盡裁去長運之衛弁衛卒而一歸於官運官交其途次遠者運貯於淮倉其途次近者運貯於濟德二倉江船不踰淮七船不踰濟七船不踰德德船直抵於京通如是則其遠者不過千數百里近者祇六七百里程途既短時日便賒一運往返兩月可畢是淮以南之船一歲可

再運可三運而淮以北之船一歲可三運可四運也而又有數便焉程途既近則月月經行在在諸熱運于江者識險阻更無守凍之苦運于河者避淤塞且無擱淺之患其便一旦也程途既近則運行亦疾交兌亦速當其交兌稍有欠缺誰肯接領自貽賠累稽查不事侵盜自無其便二且也程途既近則限期亦迫趨事者必敏告竣者必早畧計一年之內尚有數月之閑官得以從容爲修脩之地卒得以休息謀俯仰之需私累無憂而公事亦

畢其便三較之長運其利弊不更大相懸絕也哉又攷宋時轉般倉制其江南之船輸米至倉者卽載官鹽以歸又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者給以官鹽明初亦倣之爲開中之制募商納粟官給引鹽准作價直邊儲賴之今合無於淮安長蘆地方倣行此例使各省行鹽商人載鹽而往者卽載米而來仍照雇募民船之價或僱給鹽引或銷算鹽課於商於漕實爲兩便此又因轉運而類推之可以佐官造官運之所不及者也是變通以濟漕

政之又一法也三策定矣於是議督運之官則府縣佐貳皆可專任而責成也夫各省衛所守千等弁原爲漕設者也自屯田歸之州縣衛弁無經營錢糧之責其所轄者祇此疲丁而不肖之徒罔加存恤苛索常例恣意吞剝甚至儘蝕屯餉波害平民益亦屢經告發屢見彈章矣既毫無益於漕而復大爲之蠹又何所藉此冗員乎今宜盡舉而裁之而督造則以同知督運則以通判佐助料理或端委縣丞或量添主簿或間用典史以各縣之官

分領各縣之事以各府之官總領各府之事而統於糧道受成焉是事簡而易理責專而不分以之監視厥務催押糧艘裕如矣昔劉晏爲江淮轉運使凡所委任必用士人卽此意也仍須立考成之法以示鼓勵歲運全完一週則紀錄再週則加級三週則優擢其不職者則叅究卽賞罰明而事功勸其誰不踴躍爭奮乎至主領各倉交盤之數每倉須用部司一員監司一員互相董率推輓之而淮安二官已具但使就近兼理爲便若濟甯已有

一道而臨清分司實可移駐同理也惟德州皆須添設耳此官之或裁或增而皆以有濟漕政爲定者也於是議造厰造倉之費則漕費本項卽可通融以取給也衛弁旣盡裁卽其所支俸薪與其衙門雜項公費合數省計之歲所省可十萬積之十年百萬矣且旣行轉運歲可數番則船之式可改而小船之數可減而少而修造之費省於前由是而舟師水手之役亦減而僱募之費亦省于前若合各省計之歲所省可數萬積之十年數十萬矣

截長補短挹彼注此此一轉移似可足用何至盡煩司農之仰屋乎無已而漕折輕賚銀兩可覓動也無已而捐助援納事例可暫開也昔劉晏嘗言舉大事者不當惜小費宋蘓軾亦稱之以爲天下大事未嘗不成于大度之士而敗于寒陋之人旨哉是言也今

聖天子軫恤民艱鴻恩屢沛近年山陝荒糧以督撫題請特准豁免者嘗以數萬計本年內因河工緊急又允河臣疏支用正項錢糧八十萬其他特

發帑藏賑救災荒者不可勝計以天下財爲天下  
用古宸衷豁達睿慮深長原所不惜則更定漕法此萬  
世一時也況是舉也一難而百易一勞而永逸費  
於在官者有限而省於在民者無窮費於一時者  
有限而省於後日者無窮乎此費之有損有益而  
要以有濟漕政爲歸者也然此其大畧也若夫纖  
微之偶有未備曲折之偶有未宜在當事者酌量  
時地措置機宜耳然是議也於順治年中地方大

女集

卷之十

漕指

六二

臣及臺省衙門亦屢經條陳矣則前任江西巡撫  
夏公一鶚有題爲請蘇漕船軍造之苦改爲官造  
前任御史胡公其相有疏題爲目擊漕欠之多請  
改官運前任給事中孫公蘭有澄剔漕欠一疏極  
言廢弁當裁而府判縣丞悉可領運又前給事中  
王公益朋有漕運一疏極言漕糧侵欠之原由於  
押運之用衛官止有直去衛官而用府縣佐貳又  
前任總漕蔡公士英有漕政弊壞已極一疏極言  
長運久困之苦與轉運當行之利及經理轉運之

法夫是數疏者無不詳明懇切深合時宜廼卒扞格不行者何耶至今日而已亟亟乎不可稍緩矣故愚既總集衆議復折衷已見更爲援考古今詳校利害而不憚條分縷析之煩也夫以可行之策又當急宜行之時亦無不可行矣而或者有疑焉豈議事者以紛更定例爲嫌乎豈任事者以驟翻成局爲難乎然而

聖主在上聽言如流俊乂盈庭寅恭相濟有何嫌疑而不爲

文集

卷之十

漕揭

六三

國家定一朝之良法而革累世之積弊耶若乃衛所各弁之憚於裁缺候補也府縣佐貳之畏於任重理繁也內外管糧衙門之蠹書京通各倉之積棍凡衣食于漕運中者懼於官運官交將盡失其金穴銅山而無以爲漁獵之地也勢必意見各出議論紛騰甚或播造訛言沮敗成說惟在當事之臣屹立如山不爲推奪極力贊助決意主持天下事尚可爲又豈有爲之而無其功哉日奎家本民籍位在間曹既無建言之責又鮮剝膚之痛亦可

優游平世緘嘿自安特以耳目所及心神爲惻涕  
泣而道良非得已敬籲

當道仁人君子俯賜採納卹行

題請誠使是策得行將不特軍獲更生無逃亾之  
憂亦且民得安枕免株連之害通力合作式好無  
尤鷄犬恬然戶口滋盛在

國旣無缺課之累在官亦無考成之愆此誠  
聖朝久安長治萬全不易之良規而

文子文孫可世世守之而勿替者也一舉而上定

文集

卷之十

潛搢

六四

廟謨下蘇民困功在

社稷福流後昆億萬斯年與

國同慶不待卜筮而決之矣緣係條陳事宜欲求  
詳盡遂至繁瑣統祈

留神省覽爲幸謹揭

康熙玖年六月日具

高啟一人持子前題對職

高啟一人持子前題對職

高啟一人持子前題對職

賀知章見李白烏棲曲曰此詩可泣鬼神矣詩之貴情至也無情何泣李賀每旦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見聞書投囊中暮歸成詩七之貴聞見真也不真奚傳蓉渚別集實有爲泣而可傳者

楚黃弟王追騏雪洲氏拜識

蓉渚別集引

莫捫朕舌曾誦衛武公之詩不畏於文亦佩畢仲

別集

卷之十 引

六五

遊之誠然非時何敢浪語若有道正可危言余也賦質迂踈抱材謏劣幸通籍於盛世豈感遇以善愁埋輪而志澄清非其分也載筆以論時事無乃過與然以若所聞以若所見閱歷亦多矣大足拊心况不自我後不自我先感慨實漁之難免饒舌遂長歌以當哭如痛飲而讀騷凡得數詩爲一集知我者罪我者未敢問世成是厲階爲笑乎爲罵乎聊用遣懷銷其塊磊云爾

康熙陸年浴佛日識於松巖樵次

蓉渚別集

薊溪鄭日奎次公甫 著

歲暮志感

山居歲欲盡霜風相淒鳴幽人一撫時百感縱以  
橫陰簷散鳥雀古樹走麕麕泐然誰得喪往來徒  
怳怳

又

翳雲覆大塊悲心孔忡忡左顧百川竭右撫千山  
童羣萌若蟻蝨湯火禪布中三復下泉詩膏雨嗟

別集

八卷之十一

六六

何從

禮樂不坊淫詩書不導愚自然營七者盡為利欲  
驅璠瑜棄作石魚目寶為珠巧拙竟誰是得失從  
所如

又

夙不甘匏繫閱世中已遷噬將決長策高卧滄江  
烟所患丈夫骨終為衆人憐雲卧不虎嘯誰謂智

勇金

山煙又 南山虎何饒長橋蛟亦攄壯夫志四方從誰問津  
路手携明月珠掛之珊瑚樹言從漁父遊泛舟武  
陵去

遣興

娼婦居狎邪機杼曾不識羅縠飄輕颺欲擬帝后  
飾長笑東家婦夜夜勤紡織裋褐尚不完猶自矜  
名節

又

別集

卷之十一

六七

漁父釣溪頭日獲魚數尾所獲雖無多歲計有餘  
矣一息生侈心決謀竭澤取澤竭魚已盡請君酌  
江水

又

鷓鴣雖卑污爲主良亦力得魚不入腹所飽惟餘  
瀝天寒河冰沍一鱗不可得子婦坐相謀請殺鷓  
鴣食

又

山豉何擾七結黨乘暗行大聲似相恐利吻誰敢

櫻但知膏血甘詎恤性命輕商飈一夕來於何全  
汝生

又半大婦至人恩曾不暇我意餘置昔金  
修蔓援喬木自謂得所倚枝葉附以榮纏綿不知  
耻一朝風雷突木拔根株起仰庇竟何如相抱顛  
顛死

山中又寒風而矣  
灼七桃李花深爲遊客憐春光亦有盡能得幾時  
妍深山有松柏歲寒保貞堅無人過相問亘古終

別集

卷之十一

六八

天年

駑馬行

廐中誰家馬碩矣偉軀幹豈是渥洼種負氣何矜  
岸主人偶驅策居然一欵段屢鞭步不前一蹶轡  
難按雖老不識途雖飽猶戀棧任重與致遠倉卒  
詎能辦祇聞兢兢粟蹄噬獨稱悍豈是駕馭踈或  
疑痴黠半大哉主人恩曾不加斥竄猶置黃金櫪  
終年飽芻豢羨爾多厚福何必血爲汗

猛虎行

南山有白額厥性不必仁帝念山無主敕爲百獸  
君寵靈既有藉暴戾遂得申乃恃爪牙利咬食勢  
震隣擇肉于羆豹况乃靡與磨日久林藪空攫食  
來山村郊牧無牛羊道里絕行人妖狐假其威百  
獸猶逡巡騶虞力不制黃公術不神上帝德好生  
胡俾此物存哀哉泰山哭冥漠曾未聞

斑貓行

主人迎斑貓本期鼠患却魚羹日相餽恩待良不  
薄何事貓來从鼠患一如昨晝眠汚裊褥夜起翻  
盤勺反食鼠所遺安然頰不怍昨復搏鷄雛直如  
鷹逐爵持杖擊不退顧人色猶惡捨鼠而攫鷄所  
性良可愕惟汝具五德信非彬師諱夙昔蒙養恩  
真成鍊鑄錯欲乞趙州刀一斷此殘虐

青蠅行

炎風煽氛埃青蠅乘時出怪爾種類繁伊誰長養  
力蜜筵纔告啟紛然爭來集遽側衣冠座竟忘糞  
土質或嘜盤中羹或啜杯間滴逐羶不知止投險  
甘自溺意氣轉飛揚營匕聲滿室自非記室獵驅

除了無衛不謂天壤內貪愚有此物快意幾何時  
微軀亦足惜告汝慎行藏轉盼屆秋律

孤鶴行

青田有孤鶴臞然山澤姿朝從寥廓翔夕向雲水  
栖飡霞飲沆瀣不受腐鼠貽介立既無黨修潔祇  
自怡豈獨鳴鴉笑且爲斥鷃唾云胡生斯世而不  
合時宜世方貴軟美道固尚委蛇一飽苟可營尺  
枉何足疑踽屣復涼也宜爾長苦饑鶴亦笑相謝  
君言信非欺豈予好矯激所性不可違物固各有

別集

卷之十一

七十

志何妨負衆譏長嘆九臯間或異蒼也知

雜興

村居父老行相對多愁煩問之無他故但道科歛  
繁年來屢荒歉生理難具論嗷也數口家歲嘗苦  
饑寒催科寓撫字所望使君恩如何正供外橫索  
復多門一物必盡取鞭朴不甞寬民愚誠易欺誰  
能測其端敢惜此骨髓一息爲君乾使君那可怨  
但怨父若昆本爲子孫計而多市田園豈知及此  
時適以取摧殘富者日以貧貧者安得存一身已

多累何況閤室完人生際此日始云行路難

又

十載兵興來生民已顛賴天子軫民艱下詔蠲逋  
稅父老扶杖聽相對但感涕王言重綸綍詎曰無  
實惠積年逋已償借征復一歲蠲免徒有名不知  
誰拜賜誰能叫帝關一爲訴其事歎息歸茅簷催  
租吏已至

又

官衙鼓三號長吏開高座一民抱牘訴羣視爲奇

別集

卷之十一

七一

貨長吏但一頽災蝕條四播威尊民自賤網密誰  
無過株引不厭多於法皆當坐纍纍就逮繫豈問  
強與愞繇來獄吏貴不計事小大羅織橫索錢有  
理爾則那長吏案牘繁奄忽歲時過曲直曾未判  
數家產已破

又

惟王定律令匪曰殘吾民况復法外法苛細紛如  
塵使君誠多才詵決自謂神火烈則民畏此語豈  
徒陳生殺制我手何必律是遵矧伊三代下無人

不頑嚚戚豈不犯夜參亦能殺人一辭倘相引百  
辨那得伸重罰非枉坐餘波猶及鄰誰謂爾無罪  
懷璧卽其因莫持理前訴前訴左右噴

隣家有一子心巧而脰粗既以厭貧賤遂不安庸  
愚棄家爲縣吏側身公庭居一自習刀筆公然出  
有車衣冠何偉異僕從美且都經行過都市羣小  
迎風趨昔猶苦饑寒今忽氣燄殊人云市有虎我  
知民爲魚吏胥且若此府君嗟何如

別集

卷之十一

七十一

官衙日方夕鼓吹何喧闐使君政多暇夜必張家  
筵繡幕圍香風華燈吐青烟妻孥紛在坐服飾疑  
神仙的爍珠翠光欲奪醴醴妍金樽酌名醞銀盤  
貯芳鮮酒行家樂奏歌舞麗以便留連未覺倦何  
妨夜如年百里供一令所費民幾錢爲官不如此  
安得稱豪賢詎知四郊外餓骨橫荒阡

長吏軫民饑張示大施鑿造冊報土官銷算官家

穀吁嗟民雖愚豈爲尊者欺一飯德可感破產却  
爲誰私家無升斗公家富蠹賊君即日施粥安得  
有起色

又

長吏軫民愚下令講鄉約社長及道人執事儼有  
恪煌七六訓具易知亦易行遵者必有獎違者必  
重刑父老再拜思身家誰不愛無罪尚罹罰安敢  
自取罪

又

別集

卷之十一

七三

長吏軫民疫開局施醫藥未知活幾人自覺恩施  
博我行過村落民病非一門死饑復死寒不知誰  
相援但爲民之醫不爲民之母膏血已盡矣參苓  
能濟否

又

長吏志覺世大刻感應篇善惡分果報箋註井井  
然衆善當奉行諸惡慎莫作無謂人不知冥報幾  
曾錯恭惟使君德惟在勸戒人人善卽我善安用  
反諸身

又

昨聞縣令去父老無異辭亦或感且歎此行何遲  
已回憶君在官猶令心膽危廿年兵燹後民命皆  
單羸羣方望膏雨君但爲繭絲所行無鉅細文法  
多深音羅鉗而吉網纖悉曾不遺信知君多才其  
如民已疲蕭條百里中十戶九逃移幸君誥上考  
叨蒙當事知徵書遽內召遂得從此辭昨來望行  
旌赫奕多光儀舟車亘水陸充載何纍已安測所  
載物止益心苦悲敬祝後來人慎勿蹈前規

別集

卷之十一

七四

君不見

君不見聖朝命官破資格何官何人不可得誰謂  
椽吏心術壞積俸循賞皆九列嗟爾士亦何愚十  
年勞苦空讀書爭似習刀筆公門居食有魚出有  
車一朝役滿得美除拖朱曳紫嘗先驅書不如律  
吏勝儒吁嗟乎書不如律吏勝儒

君不見生聖代多世官父結綬子彈冠臣勞曾幾  
許聖恩何無已王公侯伯外戚家茅土已分還任  
子生不必學詩禮習弓刀亦不必量材藝叙勤勞

兒纔墮他便應貴何況髮燥齒已齧內者省郎外  
大吏黃金橫帶皆賢豪吁嗟乎海內士誰才彥馮  
唐甘老苑毛遂莫自薦汝曹父兄本微賤

君不見東漢初劉盆子歸降百萬衆止待以不死  
聖世恩何寬降賊皆得官信知爲賊有厚利爭似  
爲民不免饑與寒銀章紫誥真與贖手捧到官官  
孰辨文者卿貳武侯伯降秩授銜仍不賤晨入朝  
夕拜爵猶快也怨賞薄吁嗟乎幾多勞吏君不知  
十年一遷敢恨遲

別集

卷之十一

七五

信民謠

鉛山紙堪束冊厚如錢白如雪尤物勞民力竭  
幾工能得一番成官府一聲千萬幘但願交官官  
不怒價值有無誰敢說

靈山茶浪得名一壑鮮芽曾幾莖風味敢與蒙  
爭長官狗名不問實公私食用皆取給羣豪茗戰  
華軒時山氓痛哭那得知玉山燭纔盈尺膚理光  
煇雖絕殊總出民膏與民力官司科索無常例一  
呼不應施鞭箠有心同燭燠有淚共燭流檣樹檣

樹爾之尤

湖山虎文采異官愛虎皮責獵戶不用持錢入市  
肆獵戶聞命如聞雷弓張冒險山之隈昔若虎不  
去今若虎不來雖餵虎口何足哀

泃川鮑味信美誰教汝能實腸能調胃官一票動  
百尾數不足榜欲死我行代汝供刀几

信州穀向太賤解百錢無人問官課不供父老怨  
且莫怨還應喜誰家更有買穀錢一歲不登大亂  
起飽餐飯耐鞭笞但得室家不分離猶勝死兵與

別集

卷之十一

七六

死饑

予既嗜戰國策一書舟中無事批閱再過因採  
其引喻語之最奇快者演爲長短雜詩九得  
若干首意無所指言不必文也

穿楊枝

蘇厲謂周君章

穿楊射信神技百發百中不善息一發不中喪前  
美人生快意當知機張弓挾矢小者耳

纏牽長

段干越人章

千里馬千里服纏牽長行不速吁嗟兮有飛黃無  
王良駕馭乖回駑駘

周之璞

應侯曰鄭人章

鄭之璞以玉名周之璞以鼠稱當責實無循聲名  
美玉實腐鼠天下事多如此

狗羣居

天下之士章

別集

卷之十一

七七

狗羣居亦何怖有嬉遊無怒嗔不啻肝膽交肺腑  
親云胡一骨投競起聲信匕如赴讐如敵愾爭必  
得死不悔嗟哉所獲曾幾何醜狀惡聲不可耐

君貌美

鄒忌修八尺章

君貌美勝徐公言滿堂無異同妻私我妾畏我客  
有求於我我否亦曰否我可亦曰可吁嗟乎君既  
自知斷不疑左右可信復是誰

狐欺虎

荆王問羣臣章  
嗟汝虎亦何痴狐欺汝曾不知從狐行百獸避豈  
予能狐是畏從此弭首受馳驅狐步亦步趨亦趨  
狐食以其餘咬我世間愛我莫如狐恣睢暴亂鬼  
神惡獵戶張弓來要路狐善疑早颺去虎憑威畧  
不顧胸貫毒矢足陷阱至死不知爲狐誤

狗有執

江乙惡昭奚恤章

狗有執夜可司狗溺井主不知鄰人遂巡欲告語

別集

卷之十一

七八

狗輒怒之當門拒不得言奈何許人

嗟黃鵠

莊辛謂楚王章

嗟也爾黃鵠遊江海翔青冥嚼鱗鯉噬菘蘆自謂  
無患與人無爭何緣弋人慕繪繳施其酷朝振雲  
中翰夕供狙間肉彼其之子何太毒

馬多力

虞卿謂春申君章

馬多力雖可信勝千鈞非其任不使致遠使任重

雖得驍騮不可用

吳千劍

趙惠文王三十年章

吳于劍天下奇肉試斷牛馬金試截盤匱器雖利  
當自愛寧薄柱而折寧擊石而碎無假人自貽害  
虎決蹠

魏兪謂建信君章

虎遭系幾罹禍決蹠去一何果云胡營營者戀微  
而亾大

別集

卷之十一

七九

市有虎

麗葱與太子章

市有虎言非欺彼帶伊絲弁伊騏者復是誰

乘漏舟

或謂公叔章

乘漏舟不塞漏復輕陽侯波往與颺母鬪旁觀悚  
息奈汝爲舟中敵國方相持

市中馬

蘇代爲燕說齊章

市中馬誰千里伯樂一顧價頭起請君慎毋信伯  
樂伯樂已受市人託

市駿骨

燕昭王收破燕章

愛駿馬市枯骨費千金曾不惜枯骨只今市已多  
駿馬不來柰若何

竊襪褐

公輸般爲楚設機章

舍其錦繡竊襪褐舍其文軒竊敝輿豈真有竊疾  
沉錮不可除胡爲乎茲天下皆君徒予於君何  
誅

父老歎

父老攢眉密相告近日租稅那可道昨費十金納  
七金猶道官清免折耗官稅折耗安足云額外橫  
索猶紛匕已經廿載兵燹後水旱屢告宐不聞田  
園生息止有此敲剝至今尚餘幾天不產金點無  
術何從悉奉使君指君圖積金裕後昆世間黃金  
誰以存昨見負租繫獄者却是昔時墨吏孫

又

城南失盜使君怒疾呼胥役嚴追捕胥役手捧使  
君版赫然氣燄溢行路尋風問影踏四村頓索酒  
黍夜打門鷄犬驚逸兒啼止父老側目不敢言明  
朝牒報十擒五却是近鄰殷實戶早知若輩利汝  
財應悔從前作息苦公庭沉沉天日黑訴枉聽冤  
誰動色破產殞身九幾家一人真賊何曾得

又

一從兵火播虐餘百里大半莽榛蕪惟正不供司

別集

卷之十一

八一

農思墾田立令真良謨墾多受賞少受罰取盈舊  
額而豈徒使君奉檄有奇策煌也令甲張通衢大  
檢民田括戶口敢容纖悉漏版圖東家已報荒作  
熟西隣亦註瘠爲腴科升上則額踰舊誰其違者  
罪及孥任土作貢自此始只煩按籍嚴追呼荒郊  
一息盡樂土十年生聚功何迂公然可佐縣官急  
奉法如君良所無佇看談笑膺上賞勸農使者胡  
爲乎

又

顏年苦水復苦旱高田低田盡失望黽勉至今力  
已盡一飽居然無所仰十戶九戶斷炊烟惟捨萍  
蒿給糧饑此時使君高衙中美酒肥肉滿尊盞晨  
鼓三號羣從出但覺民安歲無恙抱牘哭訴如不  
聞貴人心事信難量租吏追呼程愈急公庭日日  
猶榜掠倉卒豈得顧兒女一朝鬻盡仍不償道上  
相逢悉餓殍風寒日瘦氣悽愴傳聞部檄大發粟  
那見官倉一粒放明朝造冊報上官里胥打門責  
領狀

別集

卷之十一

八二

又

官衙賊起一何隄使君挈印跳身走累年積聚一  
朝盡賊亦大詫藏何賊厚去良久使君歸秘匿莫  
令上官知上官雖知應見諒平時結納復何爲從  
此搜求法愈密意欲償補從前失公庭敲朴不甞  
停闔左流離那足惜明年適當計吏秋上官按冊  
親校讐首証使君上七考盜息民安績最優

湯序

醒世格言者鄭次公所作也次公爲太史休沐時  
屏居梅墩尚友古人日孳匕而弗倦每於風晨月  
夕酒酣睡醒或中有所思或情有所觸輒編爲偶  
語錄而成帙顏曰梅墩談臚談臚云者謂斯言之  
餘緒未足爲著述也有歆然不自居之意爲其子  
介繁持是編以索序予讀而喟然曰美哉茲格言  
也詳於義利公私之辨燭於盈虛消長之數明于  
吉凶進退之幾世俗情態洞若觀火而折中于天

醒世

人格言序

八三

道言雖簡而淋漓暢達舉修己治人之道咸備焉  
而弗遺蓋憫斯民之陷溺亟欲援之故不得已而  
有言如呼其寐而使之覺如藥其醉而使之醒其  
救世之若衷溢于言表豈可目爲小說哉請易其  
名曰醒世格言介繁曰是先大人之幸也請從而  
梓之以問世噫是編也鄭氏子孫恒繹思而勿替  
則以禮義淑身而不慕乎外凡治家以及治世不  
越乎斯矣使舉世之人覽茲而悟焉則知窮通得  
皆安於命而爭名競利之風其亦可稍戢乎然

則是編也實斯世之晨鐘暮鼓也賸談云乎哉

康熙戊午菊月

南豐湯來賀撰

饒序

鄭子介繁手尊甫次公館丈梅墩談賸見示余撫之作而嘆曰次公真有道君子也次公與余同省先後同館己亥次公讀中秘書余方謝病家食未得與次公並轡長安間從房中稿得見次公時文皆深心性命之言非剪綴花葉者可比私心雅慕

醒世

格言序

八四

想見其爲人甲辰余分臬楚省次公擢闕荊州相與游覽黃鶴晴川之勝把酒臨流歡然道故維時各有官守無一語及文事微窺次公風度閑遠落七穆穆不可得而親踈者余同門劉子山每向余道次公雁字詩甚佳余特未之見也壬子余歸田章水次公北上江省匆乚一別謂此行需次清華展大有爲之業詎意越一年而次公卒於京邸追念良友輒不勝人琴之感今閱談賸一編如見衣冠如聆警頰神往者久之其間貫串經史出入方

言一掃訓詁語錄之習初不落人牙後又都是眼前語從未經人拈出者展誦一過晨鐘深省次公殆可以談矣吾鄉鵝湖鹿洞倡明理學爲海內宗師使天假之年他日登龍門而分講席將於次公是望豈賸也與哉

康熙戊午孟春鍾陵饒宇棫謨

自序

鄭子木訥人也拙於談又休沐後屏居梅墩別墅中酬對闕如安所談乎然性嗜書手不釋卷是日

醒世

格言序

八五

與古作者評討也亦間作詩文是則心與口與手筆嘗往復辨難未已也其爲談也不既多乎若乃風晨月夕煙徑雨亭鶴戀苔痕鼠窺燈影書淫告倦文債已償酒意微酣睡魔未接當斯際也或中有所憶或情有所感援筆伸紙輒得數言散投巾笥久而成帙嗟乎是亦談也然而賸矣雖然事亦何嘗之有草賸而花木賸而果苗賸而秀而膏非其賸也鳥所用之至若頂賸而髮頰賸而鬚指趾賸而爪無所用之是不可以已矣然無是則體不

備今茲之談有用乎無用乎余不敢知則姑妄言而姑妄聽之矣夫是謂之談牘

梅墩居士鄭日奎次公氏自識

### 醒世格言

薊溪鄭日奎次公甫著

修己之道非一端清心爲要涉世之道非一端慎言爲先

孝弟立身之本否則文章事業不救骨肉之愆忠厚昌後之基否則田宅貨財適爲子孫之累

醒世

格言序

八六

治家勤儉者天不能貧立品尊高者天不能賤居心淡泊者天不能病制行精嚴者天不能殃終身可行者其恕乎畢世無悔者其誠乎

能不爭則隨所往而皆勝能知足則隨所遇而皆安借曰大德不踰閑矣而細行不謹將積惰所歸大德亦損借曰大事不糊塗矣而小物不勤將流弊所至大事亦隳

度欲大而心欲小行欲實而心欲虛

道心不可無道貌不可有世情不可有世法不可

無物雖竒而不適於用君子弗寶行雖高而無益  
於世君子弗爲  
孝衰於妻子悌亦衰于妻子忠亦炤於妻子事集  
于聰明業亦集于聰明禍亦集於聰明  
言煩則損氣何況妄談思多則傷神何況妄想  
積德於人所不知是爲陰德陰德之報較陽德而  
倍多造惡於人所不知是爲陰惡陰惡之報亦較  
陽惡而加慘

醒世

格言序

八七

多苟得而欲勵清操于宦路我亦疑之

星家談天我自有靈臺之可衰數家談地我自有  
方寸之可求

貧者嘗言貧其意將何所求富者亦嘗言貧其意  
將何所止

百病皆由口入故君子謹於飲食百禍皆由口出  
故君子慎于語言

天下有庸福無竒福故居易之理不可違天下無  
庸禍有竒禍故行險之事不可作

能忍辱自然無辱故佛家以爲波羅密學喫虧必  
不受虧故儒者以爲討便宜

黃帝爭天下先着所以趨事立功老氏爭天下後  
着所以全身遠害

泛交者必不得友朋之力何也情不專致也濫施  
者必不收死士之心何也與不當急也

一字不入公門養品也亦以避患及時早完國賦  
急公也亦以保家

惡不必自我作若有勢可假以害人則親朋僮僕

醒世

格言序

所爲無非我罪善亦不必盡我行若有事可借以  
勸世則稱述言說所感亦是我功

居官在一法職不過吏胥但使可對吏胥便已  
對君父居家行一私職不過僮僕但使無愧僮僕  
便已無愧鄉閭

清只是做官一事耳苟無功德以利物雖有夷齊

亦何庸實只是容衆一節耳若縱姦蠹以殘民固

已申韓之不若

高位多金而親友不蒙其惠則布被脫粟安用故

人富貴爲著書立說而名教了無所關則月露風雲止是文人口業耳

作詩文而好諂譽人者吾疑其品作詩文而好譏議人者吾疑其心

奉已儉者取物必廉儉而不廉是必爲子孫之計耳真是下愚治事勤者圖功必集勤而罔功是必昧事幾之要耳居然大拙

貧賤時妄思富貴多屬惡念之萌不過圖身家奉而快報復之私富貴時回思貧賤卽是善機之動

醒世

格言序

八九

或者念福享難而持滿盈之戒類語甚善對仗富貴家動持禮法卽爲求福之基貧賤士愛惜身名定爲遠到之器

相由心生看相不如看心命由心造立心卽可立命福澤之相有二曰厚重曰寬和窮天之相有二曰輕佻曰褊急

世界本自缺陷不可到處求全天道實忌滿盈何妨有時不足

日造福日惜福皆所以求福也惟享福者必至折

福日忘名日畏名皆所以立名也惟好名者終且  
敗名無求是富無辱是貴無事是福無病是壽  
世間最樂事無如爲善世間最益人無如讀書  
居家第一件事在嚴肅閨門君官第一件事在澄  
清衙役  
剛以去惡必惟無慾乃能剛儉以養廉亦惟無慾  
乃能儉  
功令森嚴正可造就真儒之品衙門冷淡足以養  
成廉吏之操

醒世

格言序

九十

何官不可做而必思美官美官欲何爲乎何事不  
可做而必避難事難事又誰任乎

能打破色慾一關便是五分仙佛只做得功名兩  
字終非全副英雄

婪財賈禍貪吏以性命狗子孫究竟子孫未能享  
忘身漁色愚夫以精神博歡笑不知歡笑有幾時  
鬼神不可諂必不可褻中人爲善半出於畏鬼神  
權貴不可媚亦不可驕名士殺身多由於傲權貴  
自謂有德卽無德自謂有才卽無才人世誰受爾

欺者疑忌且生言人之私郎已私言人之過郎已過鬼神從旁實聽之災禍必至

人情難測郎交遊密契誰爲將伯助予之人世網方張將詩酒陶情恐非遠害全身之局

附權勢以立功功難成而品已壞剝黜賤以求利利難得而聲已多人

君子當憐人不當爲人所憐君子當恕人不當爲人所恕

感恩圖報君不能責之臣父不能責之子兄不能

醒世

格言序

九一

責之弟何況師生朋友之間重義輕財富不必勝於貧貴不必勝於賤親不必勝于疎何況利害苑生之際人欲易流處順境難於處逆境世情叵測待小人難於待正人

孝弟之家子孫必昌禮法之士僮僕亦謹

欲富貴欲壽考欲子孫求於神何如求於心識得後多福由人若過去若現在若未來歸於空必不歸於實勘破時立地成佛

濟急周貧不可以責富室惟琳宮梵宇多沐其餘

波感恩懷舊不可以責貴人惟墨客山人或傳其  
高誼飲葛丸以解醉渴何如少飲啜苦苦茗以消飽  
騰何似少食

思林甫七世不免雷誅則威福亦何可作知袁盎  
十世尚纏寃對則仇怨亦何可脩

五倫之義君臣先于朋友何可以朋友而忘君臣  
五倫之情兄弟重于夫婦何可以夫婦而忘兄弟  
朋友居五倫之一何得以僮僕之言而壞斷金之  
誼夫婦亦居五倫之一何得以嬖倖之愛而忘結

醒世

格言序

九二

髮之情

人生一夢境也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懼盡  
是虛空奈懵懂昏騰誰是欠伸先覺者世界其戲  
棚乎若生若旦若丑若淨若外若末都非真我任  
聲施烜赫須防鑼鼓歇場時

有理何需問數盡人可以合天

郭景純乃千古奇人而厄不免於雙栢樹下則術  
數亦何必問陸法和亦千古奇人而史僅列之方  
技傳中則術數又何必知

氣欲忍而心欲慈體欲勞而心欲逸

人皆巧而我獨拙能拙亦是才人能雄而我獨雌  
守雌亦是勇

心可使人見而技不可使人窺意可使人通而權  
不可使人假

不好僻則小人不得嘗之以私不近情則君子不  
得告之以善

人之倫原止有此數不可以求全故子臣弟友缺  
其一道不可爲人人之材亦止有此數不可以求

醒世

格言序

九三

脩故詩文書畫一藝精通便可傳世  
命當安然命一也而窮通是命善惡不是命天當  
聽然天一也成敗是天經營不是天

古今真聖賢決不迂腐古今真豪傑決不龕踈

人皆巧而我獨拙能拙亦是才人能雄而我獨雌  
守雌亦是勇

心可使人見而技不可使人窺意可使人通而權  
不可使人假

不好僻則小人不得嘗之以私不近情則君子不  
得告之以善

脩故詩友  
命當



定價